

宋史

---

宋史

●卷三百一十六 列传第七十五

○包拯 吴奎 赵抃（子岫）唐介（子淑问 义问 孙恕）

包拯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人也。始举进士，除大理评事，出知建昌县。以父母皆老，辞不就。得监和州税，父母又不欲行，拯即解官归养。后数年，亲继亡，拯庐墓终丧，犹裴徊不忍去，里中父老数来劝勉。久之，赴调，知天长县。有盗割人牛舌者，主来诉。拯曰：“第归，杀而鬻之。”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，拯曰：“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？”盗惊服。徙知端州，迁殿中丞。端土产砚，前守缘贡，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。拯命制者才足贡数，岁满不持一砚归。

寻拜监察御史里行，改监察御史。时张尧佐除节度、宣徽两使，右司谏张择行、唐介与拯共论之，语甚切。又尝建言曰：“国家岁赂契丹，非御戎之策。宜练兵选将，务实边备。”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，及废辇脏吏，选守宰，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。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，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，务苛察相高尚，吏不

自安，拯于是请罢按察使。

去使契丹，契丹令典客谓拯曰：“雄州新开便门，乃欲诱我叛人，以刺疆事耶？”拯曰：涿州亦尝开门矣，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？”其人遂无以对。

历三司户部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使，改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徙陕西，又徙河北，入为三司户部副使。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，率课取于民；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，恒数十万，拯皆奏罢之。契丹聚兵近塞，边郡稍警，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。拯曰：“漳河沃壤，人不得耕，邢、洺、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，率用牧马，请悉以赋民。”从之。解州盐法率病民，拯往经度之，请一切通商贩。除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。数论斥权幸大臣，请罢一切内除曲恩。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，愿置之坐右，以为龟鉴。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，辨朋党，惜人才，不主先入之说，凡七事；请去刻薄，抑侥幸，正刑明禁，戒兴作，禁妖妄。朝廷多施行之。除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，不报。至是，请：“罢河北屯兵，分之河南兖、郓、齐、濮、曹、

---

济诸郡，设有警，无后期之忧。借曰戍兵不可遽减，请训练义勇，少给糒粮，每岁之费，不当屯兵一月之用，一州之赋，则所给者多矣。”不报。徙知瀛州，诸州以公钱贸易，积岁所负十余万，悉奏除之。以丧子乞便郡，知扬州，徙庐州，迁刑部郎中。坐失保任，左授兵部员外郎、知池州。复官，徙江宁府，召权知开封府，迁右司郎中。

拯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。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，童稚妇女，亦知其名，呼曰“包待制”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旧制，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。拯开正门，使得至前陈曲直，吏不敢欺。中官势族筑园榭，侵惠民河，以故河塞不通，适京师大水，拯乃悉毁去。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，皆审验劾奏之。

迁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奏曰：“东宫虚位日久，天下以为忧，陛下持久不决，何也？”仁宗曰：“卿欲谁立？”拯曰：“臣不才备位，乞豫建太子者，为宗庙万世计也。陛下问臣欲谁立，是疑臣也。臣年七十，且无

---

子，非邀福者。”帝喜曰：“徐当议之。”请裁抑内侍，减节冗费，条责诸路监司，御史府得自举属官，减一岁休暇日，事皆施行。

张方平为三司使，坐买豪民产，拯劾奏罢之；而宋祁代方平，拯又论之；祁罢，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。欧阳修言：“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，罚已重矣，又贪其富，不亦甚乎！”拯因家居避命，久之乃出。其在三司，凡诸管库供上物，旧皆科率外郡，积以困民。拯特为置场和市，民得无扰。吏负钱帛多縲系，间辄逃去，并械其妻子者，类皆释之。迁给事中，为三司使。数日，拜枢密副使。顷之，迁礼部侍郎，辞不受，寻以疾卒，年六十四。赠礼部尚书，谥孝肃。

拯性峭直，恶吏苛刻，务敦厚，虽甚嫉恶，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。与人不苟合，不伪辞色悦人，平居无私书，故人、亲党皆绝之。虽贵，衣服、器用、饮食如布衣时。尝曰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死不得葬大茔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若孙也。”初，有子名纘，娶崔氏，通判潭州，卒。崔守死，不更

---

嫁。拯尝出其媵，在父母家生子，崔密抚其母，使谨视之。縊死后，取媵子归，名曰緹。有奏议十五卷。

吴奎，字长文，濰州北海人。性强记，于书无所不读。举《五经》，至大理丞，监京东排岸。庆历宿卫之变，奎上疏曰：“涉春以来，连阴不解，《洪范》所谓‘皇之不极，时则有下伐上’者。今卫士之变，起于肘腋，流传四方，惊骇群听。闻皇城司官六人，其五已受责，独杨怀敏尚留。人谓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，且获贼之际，传令勿杀，而左右辄屠之。此必其党欲以灭口，不然，何以不奉诏？”遂乞召对面论，仁宗深器之。再迁殿中丞，策贤良方正入等，擢太常博士、通判陈州。

入为右司谏，改起居舍人，同知谏院。每进言，惟劝帝禁束左右奸幸。内东门阑得赂遗物，下吏研治，而开封用内降释之。奎劾尹魏瓘，出瓘越州。彭思永论事，诏诘所从受。奎言：“御史法许风闻，若穷核主名，则后谁敢来告以事？是自涂其耳目也。”上为罢不问。郭承祐、张尧佐为宣徽使，奎连疏其不当，承祐罢使

，出尧佐河中。

皇祐中，颇多灾异，奎极言其徵曰：“今冬令反燠，春候反寒，太阳亏明，五星失度，水旱作沴，饥馑荐臻，此天道之不顺也。自东徂西，地震为患，大河横流，堆阜或出，此地道之不顺也。邪曲害政，阴柔蔽明，群小纷争，众情壅塞，西、北贰敌，求欲无厌，此人事之不和也。夫帝王之美，莫大于进贤退不肖。今天下皆谓之贤，陛下知之而不能进；天下皆谓之不肖，陛下知之而不能退。内宠骄恣，近习回挠，阴盛如此，宁不致大异乎？又十数年来下令及所行事，或有名而无实，或始是而终非，或横议所移，或奸谋所破，故群臣百姓，多不甚信，以谓陛下言之虽切而不能行，行之虽锐而不能久。臣愿谨守前诏，坚如金石，或敢私挠，必加之罪，毋为人所测度，而取轻于天下。”

唐介论文彦博，指奎为党，出知密州。加直集贤院，徙两浙转运使。入判登闻检院、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奉使契丹，会其主加称号，要入贺。奎以使事有职，不为往。归遇契丹使于涂，契丹以金冠为重，纱

---

冠次之。故事，使者相见，其衣服重轻必相当。至是，使者服纱冠，而要奎盛服。奎杀其仪以见，坐是出知寿州。

至和三年，大水，诏中外言得失。奎上疏曰：“陛下在位三十四年，而储嗣未立。在礼，大宗无嗣，则择支子之贤者。以昭穆言，则太祖、太宗之曾孙，所宜建立，以系四海之望。俟有皇子则退之，而优其礼于宗室，谁曰不然？陛下勿听奸人邪谋，以误大事。若仓卒之际，柄有所归，书之史册，为万世叹愤。臣不愿以圣明之资，当危亡之比。此事不宜优游，愿蚤裁定。定之不速，致宗祀无本，郁结群望，推之咎罚，无大于此。”帝感其言，拜翰林学士，权开封府。

奎达于从政，应事敏捷，吏不敢欺。富人孙氏辜权财利，负其息者，至评取物产及妇女。奎发孙宿恶，徙其兄弟于淮、闽，豪猾畏敛。居三月，治声赫然。除端明殿学士、知成都府，以亲辞，改郢州，复还翰林，拜枢密副使。治平中，丁父忧，居丧毁瘠，庐于墓侧，岁时洁严祭祀，不为浮屠事。

---

神宗初立，奎适终制，以故职还朝。逾月，参知政事。时已召王安石，辞不至，帝顾辅臣曰：“安石历先帝朝，召不赴，颇以为不恭。今又不至，果病耶，有所要耶？曾公亮曰：“安石文学器业，不敢为欺。”奎曰：“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，见其护短自用，所为迂阔。万一用之，必紊乱纲纪。”乃命知江宁。

奎尝进言：“陛下在推诚应天，天意无他，合人心而已。若以至诚格物，物莫不以至诚应，则和气之感，自然而致。今民力困极，国用窘乏，必俟顺成，乃可及他事。帝王所职，惟在于判正邪，使君子常居要近，小人不得以害之，则自治矣。”帝因言：“尧时，四凶犹在朝。”奎曰：“四凶虽在，不能惑尧之聪明。圣人以天下为度，未有显过，固宜包容，但不可使居要近地尔。”帝然之。御史中丞王陶，以论文德不押班事诋韩琦，奎状其过。诏除陶翰林学士，奎执不可。陶又疏奎阿附。陶既出，奎亦以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。司马光谏曰：“奎名望清重，今为陶绌奎，恐大臣皆不自安，各求引去。陛下新即位，于四方观听非宜。”帝乃召奎

---

归中书。及琦罢相，竟出知青州。明年薨，年五十八。赠兵部尚书，谥曰文肃。

奎喜奖廉善，有所知辄言之，言之不从，不止也。少时甚贫，既通贵，买田为义庄，以赙族党朋友。没之日，家无余资，诸子至无屋以居，当时称之。

赵抃，字阅道，衢州西安人。进士及第，为武安军节度推官。人有赦前伪造印，更赦而用者，法吏当以死。抃曰：“赦前不用，赦后不造，不当死。”讫而生之。知崇安、海陵、江原三县，通判泗州。濠守给士卒廩赐不如法，声欲变，守惧，日未入，辄闭门不出。转运使檄抃摄治之，抃至，从容如平时，州以无事。

翰林学士曾公亮未之识，荐为殿中侍御史，弹劾不避权幸，声称凜然，京师目为“铁面御史。”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，以谓：“小人虽小过，当力遏而绝之；君子不幸诬误，当保全爱惜，以成就其德。”温成皇后之丧，刘沆以参知政事监护，及为相，领事如初。抃论其当罢，以全国体。又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，且多过失；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法；

---

枢密使王德用、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；皆罢去。吴充、鞠真卿、刁约以治礼院吏，马遵、吕景初、吴中复以论梁适，相继被逐。

抃言其故，悉召还。吕溱、蔡襄、吴奎、韩绛既出守，欧阳修、贾黯复求郡。抃言：“近日正人端士纷纷引去，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，今皆欲去者，以正色立朝，不能谄事权要，伤之者众耳。”修、黯由是得留，一时名臣，赖以安焉。

请知睦州，移梓州路转运使，改益州。蜀地远民弱，吏肆为不法，州郡公相馈饷。抃以身帅之，蜀风为变。穷城小邑，民或生而不识使者，抃行部无不至，父老喜相慰，奸吏竦服。召为右司谏。内侍邓保信引退兵董吉烧炼禁中，抃引文成、五利、郑注为比，力论之。陈升之副枢密，抃与唐介、吕海、范师道言升之奸邪，交结宦，进不以道。章二十余上，升之去位。抃与言者亦罢，出知虔州。虔素难治，抃御之严而不苛，召戒诸县令，使人自为治。令皆喜，争尽力，狱以屡空。岭外仕者死，多无以为归，抃造舟百艘，移告诸

---

---

郡曰：“仕宦之家，有不能归者，皆于我乎出。”于是至者相继，悉授以舟，并给其道里费。召为侍御史知杂事，改度支副使，进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时贾昌朝以故相守魏，抃将按视府库，昌朝使来告曰：“前此，监司未有按视吾藏者，恐事无比，若何？抃曰：“舍是，则他郡不服。”竟往焉。昌朝不悦。初，有诏募义勇，过期不能办，官吏当坐者八百余人。抃被旨督之，奏言：“河朔频岁丰，故应募者少，请宽其罪，以俟农隙。”从之。坐者获免，而募亦随足。昌朝始愧服。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都，以宽为治。抃向使蜀日，有聚为妖祀者，治以峻法。及是，复有此狱，皆谓不免。抃察其亡他，曰：“是特酒食过耳。”刑首恶而释余人，蜀民大悦。会荣諲除转运使，英宗谕諲曰：“赵抃为成都，中和之政也。”

神宗立，召知谏院。故事，近臣还自成都者，将大用，必更省府，不为谏官。大臣以为疑，帝曰：“吾赖其言耳，苟欲用之，无伤也。”及谢，帝曰：“闻卿匹马入蜀，以一琴一鹤自随，为政简易，亦称是乎？”未

---

几，擢参知政事。抃感顾知遇，朝政有未协者，必密启闻，帝手诏褒答。

王安石用事，抃屡斥其不便。韩琦上疏极论青苗法，帝语执政，令罢之。时安石家居求去，抃曰：“新法皆安石所建，不若俟其出。”既出，安石持之愈坚。抃大悔恨，即上言：“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辈，骚动天下。安石强辩自用，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，违众罔民，顺非文过。近者台谏侍从，多以言不听而去；司马光除枢密，不肯拜。且事有轻重，体有大小。财利于事为轻，而民心得失为重；青苗使者于体为小，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。今去重而取轻，失大而得小，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。”奏入，恳乞去位，拜资政殿学士、知杭州，改青州，时京东旱蝗，青独多麦，蝗来及境，遇风退飞，尽堕水死。

成都以戍卒为忧，遂以大学士复知成都。召见，劳之曰：“前此，未有自政府往者，能为朕行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有言，即法也，奚例之问？”因乞以便宜从事。既至蜀，治益尚宽。有卒长立堂下，呼谕之曰：“吾与汝

---

---

年相若，吾以一身入蜀，为天子抚一方。汝亦宜清谨畏戢以率众，比戍还，得余赀持归，为室家计可也。”人喜转相告，莫敢为恶，蜀郡晏然。剑州民私作僧度牒，或以为谋逆告，抃不师畀狱吏，以意决之，悉从轻比。谤者谓其纵逆党，朝廷取具狱阅之，皆与法合。茂州夷剽境上，惧讨乞降，乃缚奴将杀之，取血以受盟。抃使易用牲，皆欢呼听命。

乞归，越州。吴越大饥疫，死者过半。抃尽救荒之术，疗病，埋死，而生者以全。下令修城，使得食其力。复徙杭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而官其子岷提举两浙常平以便养。岷奉抃遍游诸名山，吴人以为荣。元丰七年，薨，年七十七。赠太子少师，谥曰清献。

抃长厚清修，人不见其喜愠。平生不治赀业，不畜声伎，嫁兄弟之女十数、他孤女二十余人，施德藪贫，盖不可胜数。日所为事，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，不可告，则不敢为也。其为政，善因俗施設，猛宽不同，在虔与成都，尤为世所称道。神宗每诏二郡守，必以抃为言。要之，以惠利为本。晚学道有得，将终，与

---

屺诀，词气不乱，安坐而没。宰相韩琦尝称抃真世人标表，盖以为不可及云。

屺字景仁。由荫登第，通判江州，改温州，代还，得见。时抃已谢事，神宗命为太仆丞，擢监察御史。以父老请外，提举两浙常平。元祐中，复为御史。上疏言：“治平以前，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，子弟多处管库，甚者不使应科举，与寒士争进。自王安石柄国，持内举不避亲之说，始以子雱列侍从，由是循习为常。资望浅者，或居事权繁重之地；无出身者，或预文字清切之职，今宜杜绝其源。”又言：“台谏之臣，或稍迁其位，而阴夺言责；或略行其言，而退与善地；或两全并立，苟从讲解；或置而不问，外示包容。使忠鯁之士，蒙羞难退，皆朝廷所宜深察也。”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梁焘、孙升以事去，屺言：“诸人才能学术，为世推称；忠言嘉谏，见于已试，宜悉召还朝。”所言皆切时务。

避执政亲嫌，改都官员外郎，出提点京东刑狱。元符中，历鸿臚、太仆少卿。曾布知枢密院，将白为都

---

承旨，蔡卞摭其救傅尧俞事，遂不用。未几卒。

初，抃庐母墓三年，县榜其里曰“孝弟”。处士孙侔为作《孝子传》。及<山兀>执父丧，而甘露降墓木。岍卒，子云又以毁死，人称其世孝。

唐介，字子方，江陵人。父拱，卒漳州，州人知其贫，合钱以贖，介年尚幼，谢不取。擢第，为武陵尉，调平江令。民李氏贫而吝，吏有求不厌，诬为杀人祭鬼。岳守捕其家，无少长楚掠，不肯承。更属介讯之，无他验。守怒白于朝，遣御史方偕徙狱别鞫之，其究与介同。守以下得罪，偕受赏，介未尝自言。

知莫州任丘县，当辽使往来道，驿吏以诛索破家为苦。介坐驿门，令曰：“非法所应给，一切勿与。稍毁吾什器者，必执之。”皆帖伏以去。沿边塘水岁溢，害民田，中人杨怀敏主之，欲割邑西十一村地猪涨潦，介筑提兰之，民以为利。通判德州，转运使崔峰取库绢配民而重其估。介留牒不下，且移安抚司责数之。峰怒，数驰檄接诘，介不为动。既而果不能行。

入为监察御史里行，转殿中侍御史。启圣院造龙凤

---

---

车，内出珠玉为之饰。介言：“此太宗神御所在，不可喧读；后宫奇靡之器，不宜过制。”诏亟毁去。张尧佐骤除宣徽、节度、景灵、群牧四使，介与包拯、吴奎等力争之，又请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庭论，夺其二使。无何，复除宣徽使、知河阳。介谓同列曰：“是欲与宣徽，而假河阳为名耳，不可但已也。”而同列依违，介独抗言之。仁宗谓曰：“除拟本出中书。”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，缘阍侍通宫掖，以得执政；今显用尧佐，益自固结，请罢之而相富弼。又言谏官吴奎表里观望，语甚切直。帝怒，却其奏不视，且言将远窜。介徐读毕，曰：“臣忠愤所激，鼎镬不避，何辞于谪？”帝急召执政示之曰：“介论事是其职。至谓彦博由妃嫔致宰相，此何言也？进用冢司，岂应得预？”时彦博在前，介责之曰：“彦博宜自省，即有之，不可隐。”彦博拜谢不已，帝怒益甚。梁适<sup>口七</sup>介使下殿，修起居注蔡襄趋进救之。贬春州别驾，王举正言以为太重，帝旋悟，明日取其疏入，改置英州，而罢彦博相，吴奎亦出。又虑介或道死，有杀直臣名，命中使护

---